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四

河東柳宗元文四

書 啓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報崔黯秀才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答周君巢書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與楊京兆憑書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書 啓

河東柳宗元文四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四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四

河東柳宗元文四

愚竊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且下不宜宗元。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一

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駘。卒無所為。但趨趙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吏部文章之宗。然其造詣深淺。須以柳州所論為定。故錄。

也
之且可以見柳之不敢望韓具所自道中蓋實錄非謙辭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二



且可以見柳之不敢望韓具所自道中蓋實錄非謙辭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道而已。耳。道之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報崔黠秀才書

三

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剋。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

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禮樂射御書數皆藝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下焉者君子之所游游之云者所執愈卑所達彌上莫非所以養其德也若溺焉而進乎技則是以其養德者害德矣唐世重

文章尤重書法其試士以身言書判拔萃乃得為近職故黜以文章書法為閤而宗元欲悉屏之使及物之道專而易通又以及物為取道之內卓然名儒語也宗元可為既沒其言立矣宗元善書今龍城柳石刻猶存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報崔黯秀才書

四

限及此之直喜而為求身醫成也之皆皆之大善
代悉刺吾未時且為求身醫成也之皆皆之大善
編俗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以輕言其益不也劍面
大魚其賜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

聖祖御評
詞極雄辨理甚
堅正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五

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擘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

御選唐史文粹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六

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葉適曰。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為集史。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杜齊至隋。詞學彙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為盛。往往不過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七

記叙銘論浮說閑語而著實處反不如唐人遠甚。不與

增其味。故宋不謂其古。又其詞愈故。蘇軾此論固不

母。後世自杜齊至隋。詞學彙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

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

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為集史。雖皆

葉適曰。今狐蘇蔡。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

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

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其先蘇。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八

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大著段太尉宿昔心行。非一時激烈笏擊朱泚而成名者。其義甚美。與上史館狀並讀。可見宗元揚善表微。懇懇無已之懷。其書當在與韓愈論史官而韓愈復書之後。惜韓書不存。然疑不得實。未即籍七字。亦可槩見其復書之意矣。

而後世猶真以韓愈為不肯作史何耶

御選唐宗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九

而對甘節真心難愈蓋不肯作史何耶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治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聖明不諱之代不能布露

御選唐宗文粹

卷十四

柳宗元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書

十

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

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惚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踟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與太學諸生書請闕留陽城書

十一

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入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曷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

不爲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予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

御選唐文粹

卷十四

柳宗元書
答周君巢書

十三

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

病。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神仙之說。誠杳茫矣。而嵇叔夜作養生論。謂一溉之益。不可誣。以蘇軾之明達。猶不能無惑焉。朱子闢異端。息邪說。而仿陳子昂感遇詩。亦曰。力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何耶。谷永所稱。人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周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云云者。猶非其實耶。夫天地曰兩大。其壽萬古。然天地未嘗無生死也。深谷為陵。則一谷之天死矣。高岸為谷。則一岸之地死矣。而謂人有不死之理乎哉。如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者。終古不滅。而謂天地不死。則人之為人。亦本自不死。而又何足言。林林者。總總者。振古如茲也。人之有身。正如谷中之天。以谷為身。高岸之地。以岸為身耳。乃欲執此一身之百骸。九竅。期其長存。

不壞是何異深谷必不使為陵而高岸必不使為谷也夫
一藝之微必有師承今為長生之說者非以莊老為師耶
莊子之言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又曰穀養生
內而虎食其外豹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則夫善闢長生之
說者莫過於其師矣而人猶不能無惑者何耶夫人目則
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火則欲味四肢則欲安佚而尤
欲夫長久得遂其欲永永不絕其欲於是慨然而欲長生
然為長生之說者曰必先斷絕種種諸欲而後能則即使
果得長生亦為買債而還其珠非其本欲矣况乎其必不
能耶若其所為元精元氣元神之論歸於天地同根萬物
同體者則先無所為生曷論長短且其身也是為大身與
此茫茫堪輿同一無垠而終古不滅又何所安排措置於
其間哉至於服食之說益為謬妄人之生也陰陽均平則
百體無疾偏則生災今其論曰一毫陰氣未盡猶未得仙
而烹煉天地間純陽之物以為服食則非求長生直求速
死耳溫帶之下無血氣之倫以其逼近太陽如洪爐邊無
生物也則豈有陰絕而猶生者哉其亦未明於陰陽之理
矣又有守中服氣還精補腦等術謂不死之藥不離自身

者不知人之一身何者為自涕洟皆水也膚革皆地也暖
熱皆火也動搖皆風也神明皆天也凡夫地水火風之屬
入於我之耳目鼻口者皆所以養我之生要皆與我身內
所有者無異也然而皆非不死之藥也何獨舉自身所有
地水火風為足以致長生耶讀宗元此文謂道壽則壽道
天則天識見甚偉因推類以盡其餘以解世惑焉加焉故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答周君巢書

六



天曰天猶其尊與同華嚴以應為靈以輔其靈
水火風土以應身主唯窮宗元此天雖並香陳壽
神百香無異也然西晉和天不天二藥也何謂來自長神
人亦非也且曰異曰法皆神以養生之主要皆與法長內
然香火也禮辭皆風也神則皆天也且夫水火風土藏
法不味入之一氣則法蓋自帶無智不也氣草皆此也觀

言休與揚京兆憑書田理職園為五大權縣為長卷四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
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
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
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
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與楊京兆憑書

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
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
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
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馮謬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
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
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

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
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止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
之上蒙以綬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
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
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
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茲噉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書
與楊京兆憑書

六

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
所以薦得其所聽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
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
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
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
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
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
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
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

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四

柳宗元 書
與楊京兆憑書

十九

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馮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

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屬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瘡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四

柳宗元書
與楊京兆憑書

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懣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戰。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

御選唐文粹

卷十四

柳宗元

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三

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竒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符載非必重係天下。望可以其出處卜士進退。然傷胎殺卵。則鳳凰不儀。母謂一夫可寃也。况才俊之士哉。鳴犢戮晉仲尼。迴郭隗。重燕樂毅。至無知在漢曲。逆進咸博。結綬蕭男。顯杜季蒙。難哀閔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堂兩琴。官商必應。草木臭味。奚敢羞池夫。以人事君人。臣之大義。

也宗元之賀趙宗儒誠心不忘君也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四

柳宗元對晉啟
賀趙宗儒辟符載啟

三



也宗元之賀趙宗儒誠心不忘君也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五

河東柳宗元文五

序論

愚溪詩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澥序

封建論

送南岳僧量歸衡山序

同吳左司餞李執事序

愚溪詩序

序論

同東林宗元文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五姑夫愚者莫非若也夫幾限
燕于河東柳宗元文五而為愚者也皆不賢為真愚今余
限輒愚溪詩序四也五審六于七狀八無九量十限十一愚十二昏十三而十四為十五愚十六者十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
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
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
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
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愚溪詩序

一

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咸以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
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三

李錡蓄反謀十年。唐之君臣不能燭見。幾先轉代。盜驅除。其不附已者。睦州刺史李清臣錡既發兵。反猶用反者所具獄辭。罪李清臣。由今觀之。堪作笑具。轉疑紀述之非真矣。不知漸浸所成。當其時有忽不及覺者。錡於德宗時專事刻剝。以爲進奉。憲宗平蜀錡不自安。遂反。其平日所以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印以不勝任。啗匈奴。而子單侯于鉞。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扞蜀道。勅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允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允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懣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夙四夷圖蒙南涪州南霽雲之子也。霽雲忠烈貫日月矣。子又繼之。蒙

矢石蹈白刃而不悔而肉食之鄙夫刀筆之猾吏持其短
長求癡索垢朝廷即據之以行罰更大赦乃得量移與罪
人同被新恩此宗元所為痛心也雖為文以賀之實則嗚
咽不成聲末則勗其之死靡他以忠於君者孝於親豈非
直諫多聞之益友哉

則餘二者為之矣
有顯者由是
詩禮春秋之
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以
得必得位得位而以
孔子之筆舌能如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先被顯靈
佐理英喻於長
直給交關之益
斷不面羣衆
大同越海獲其
身衣燕裳游陳
為宗觀白
不辭而由
余三幅夫
及筆三辭
更種其蹤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七

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老莊楊墨管商。申韓田慎諸子。百家之說。縱橫淆亂。而六經之道。日以晦邪。說橫流。人心日趨於禽獸之途。於是李斯悉舉而焚之。以愚黔首。漢興六經始復萌芽。諸儒張皇補綴。存什一於千百。章明諸帝。乃求遺書。立學官。博士天下。始知崇聖經。求季陵夷。晉魏瞶昧。唐乃復修漢典。輯箋註。作正義。確守漢儒之訓。詎不敢決其籀籀。韓愈柳宗元。知其於義未盡。而涉大水無津梁也。故韓有師說。柳有師箴。莫不致嘆於不

得聖人為依歸耳宋濂洛關閩諸子出始解漢唐之說而
窺周孔之奧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闡明旨趣昭示後學於
今賴之矣雖然理則萬古而不變若天時地宜人官物曲
考之簡冊則殘缺失次考之訓詁則傳聞異辭者今人不
得見古人而問之不可以臆決而師心也莽穢榛塞之不
除末由之乎九達之道亦可慨矣夫帝王之治天下不以
六經取士則何以而士之從事於功名之會者未有不買
積而還其珠者且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沿而又之將使朝
廷之上無一明經之有司有司既不明而欲明經之士之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得進也難矣明而被黜則下必以明為諱又沿而又之將
使庠序之間無一明經之士而有司徒以句法字法文氣
文勢各從所好以為進退士子之衡以此策名禮部升於
朝廷俾天子與之共理天下事定太平萬世丕丕基噫亦
難矣六經之道果若是其易易乎宗元曰儒可以說讀為
哉為之三嘆況乎併未嘗說讀而號曰儒者也昔今人不

今世之文雖有野性者而亦不與於天制也其在人言其由
其所以為文也其為其古是也其所以為文也其為其古是也
其所以為文也其為其古是也其所以為文也其為其古是也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送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

九

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十一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

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科不待易蘇軾貢舉議極陳之。千秋確論宜取並讀。

御選唐史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十三

科不待易蘇軾貢舉議極陳之。千秋確論宜取並讀。
醉湖之精而樽之坐昔弊而味之。理味而端之。
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
適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
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
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
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
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
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
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留信次其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
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
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行行以相友
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
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
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庠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
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
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
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

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十四

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唯審乎其義之可否耳。既已出而任矣，則東西南北唯君所使，奚擇焉。宗元之所是，從弟謀而悔已者，皆無當也。獨愛其所云，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數語有古君子之風。夫宗元擯斥遐陬，卅四年，能不鄙夷其民，保惠教誨，澤甚厚，而其中歆然如是，是難能也。其文則推廣馬援述弟少遊語意爲之。

氣味亦殊相似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五

原和亦極耐味



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緯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僂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五

柳宗元
送解序

序

十六

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若器必隆然大尚德哉若墻必基之廣修辭立其誠矣毋若山而若川逝者無所容心舍其舊而新是圖以善夫方來者則優入聖域不難矣山之止而不得升者自高也自高者孔子謂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聖祖御評

博辨縱橫字字
沉驚中間錯舉
秦漢唐之制引
據甚精斷制甚
確

天子封建論晉其辭吾人昔以必取其闢而後之故佳歟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麋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封建論

論

七

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

非聖又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
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
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
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
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
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萋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
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封建論

論

十八

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王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封建論

論

十九

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道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夫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

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封建論

論

二十一

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馮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馮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

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蘇軾曰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五

柳宗元

論

三

封建論

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非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

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襄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又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封建論

三

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祐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

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五

柳宗元
封建論

論

三

儲畜萬民於七世

入於千世則開之無始也本報世皇之言味宗元之
不為萬民者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
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
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六

河東柳宗元文六

奏論四記

守道論西小丘記

四維論西小丘記

辯侵伐論

永州新堂記狀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四門助教廳壁記壁

永州萬石亭記堂

始得西山宴游記

钴鉅潭記

钴鉅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宗元文六

嶠巽石澗記輔卷之十六

小石城山記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二

小石城山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六

河東柳宗元文六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
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
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
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守道論

一

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
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
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
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
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
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
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
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
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

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韓愈曰。道與德為虛位。夫事有萬矣。而一事各載一理。得乎理之至善。即協乎事之時宜。成為行之中正。符於性之自然。而名之曰道。故曰率性之謂道。舍是而別有所謂道。則道其所道也。岐官與道。而二之。將官非其官。而道非其道。即有一得。亦必有見於官。即無見於道。有見於道。即無見於官者也。宗元之論當矣。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守道論

平野之至善。收於一。一之於道。故曰率性之謂道。舍是而別有所謂道。則道其所道也。岐官與道。而二之。將官非其官。而道非其道。即有一得。亦必有見於官。即無見於道。有見於道。即無見於官者也。宗元之論當矣。

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二者皆非聖人之言。蓋道者。道也。非道也。而曰守道。不啻守空。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

御選唐文粹

卷十六

柳宗元

四維論

三

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耻者曰羞為非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尚書國語類也。春秋左傳類也。列國皆有之。獨魯史以孔子得傳至今耳。

孔子以前無家自為書者名卿大夫之嘉言皆載之右史左傳所稱古志有之古語有之又曰著之語言楚語所稱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皆是也即論語亦非孔子所自作乃曾子有子之門人記其所聞於師者而纂之其曰語者猶用古史之體例也春秋降為戰國處士始搯各國之柄而人自為說以行於天下莊周荀卿之所評論具在可考皆無及於管子者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周室陵遲至孟子時而始然者也管仲生於孔子之前管仲無

御選唐宋文粹

卷十六

柳宗元
四維論

論

四

書明甚如其有之未有七十子之徒無一言評臠之者也管仲之書其為戰國時言富國強兵之流自以為所學出於管仲而假托之無疑也其不概於理者不勝舉若宗元四維論亦一斑也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論
辨侵伐論

五

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

將為穹谷。堪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輿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蠲之瀏如。既林。既醜。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

御選唐宗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永州新堂記

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厠隱顯。邇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

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人或良才美質自天畀之而不學不問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以至滅天理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慝亂之事。以之終身而不變。人曰天之生是使然也。奚知其質美才良。克念即可作聖。耶其與佳景瑰觀清泉美石之汨於荒區蠻域。惡木毒莽之中。與為終古者。奚異宗元為上官作記。故以治人之道言之。善讀之知修身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堂記
永州新堂記

刻石於上官作記。以治人之道言之。善讀之知修身焉。美石之汨於荒區蠻域。惡木毒莽之中。與為終古者。奚異。奚味其質美才良。克念即可作聖。耶其與佳景瑰觀清泉。新好惡亂之事。以之終身而不變。人曰天之生是使然也。淫佚慝亂之心。有誘於外以至滅天理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夫。其。才。美。質。自。天。畀。之。而。不。學。不。問。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以。至。滅。天。理。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慝。亂。之。事。以。之。終。身。而。不。變。人。曰。天。之。生。是。使。然。也。奚。知。其。質。美。才。良。克。念。即。可。作。聖。耶。其。與。佳。景。瑰。觀。清。泉。美。石。之。汨。於。荒。區。蠻。域。惡。木。毒。莽。之。中。與。為。終。古。者。奚。異。宗。元。為。上。官。作。記。故。以。治。人。之。道。言。之。善。讀。之。知。修。身。焉。

聖祖御評

雄深者其思理也整麗者其體製也復有一種俊邁之氣骨旋轉於其間豈非傑構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船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賔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閤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九

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奧庠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

役馬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
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
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旒咸飾於下鼓以鼗晉
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於
位舟裳芻衣胡夷蜚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銅鼎體節
燔魚載多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醜盎之齊均飫於卒士興
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窈觀於
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脩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於往

御選唐宴醔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十

初肇自今茲大和有入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
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
訪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
刺於茲石 太師夷書蠻雜祖涼侯香干人以土隄鼎鑿
金陳子龍白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巖巖觀者竦
襟視勳衣茸纛金滴淋臥恭慈歛然如論於不翅以鼓晉
山戰或農賈琳手張目縣具六十日甲午克成公命饗於
野鼎取傾壺縣吳燭問林禹取傾壺吳燭取其闕外

諸使兼御史中丞辟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闕石大者戡復於內拓定於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於君正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辟記

十一

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於事
食焉而不事其事則雖三槐九棘縮四十九使印而自覺
恢然有餘苟思夫受於天命於君者為何等事則雖卑官
薄祿薄尉曹佐之儔當必前望往古後望來今覩其身之
衮影對萬民之耳目忽然自覺其事之難為分之難稱矣
宗元曰由其號以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其事斯
言可三復也故錄之丞程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十二

四門助教廳壁記

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覆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抄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

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子者始

宋人非四學之說謂學有四豈道亦有四耶然道固一而行則百易地而施之異宜俾得並舉而觀所尚以章志興化亦非無謂相傳古有四學非妄也唐之四學徒循其文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四門助教廳壁記

耳然猶有告朔之餼羊焉夫士而徒以文稱愧學校矣乃四學助教相繼得三文士則夸美以為異其下此者又可知矣學校之衰也人文之不振也道德風俗淪胥以鋪干戴古今彌望慨然

文四門助教署未嘗識前人姓名余始為之記而由夫三為異余與立同時與為公同代於野濬與烟樹並同志效烟樹義文繼之吳熹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至於吳師東林立故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藁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歇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林榛歲決滄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永州萬石亭記

十四

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危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錄

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體物之妙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心矣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永州萬石亭記

五



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體物之妙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心矣

其始得西山宴游記。暴善其哉。姑幸。歲而中。彩畢。至。遂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
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
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
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
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
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
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
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十六

鈞鐻潭記

寸千里攢感。累積莫得。遯隱紫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
其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
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
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
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
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之。是歲元和四年也。鈞鐻

鈞鐻潭記

西山人結林篔簹幽泉對石無對不怪

鈞鐻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
流。其顛委勢峻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

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阻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書之李采

之登。鈷鉬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鉬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記
鈷鉬潭西小邱記

七

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竒狀者。殆不可數。其歛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赫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

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馮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去同遊者吳左刻，龔古余策。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無人與，林寒骨削，幽邃心其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壑，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十八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縣。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其果百畫平。

金而袁家渴記。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姆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

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竒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栴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輳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薜荔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

御選唐宋文醇

卷十六

柳宗元
石渠記

記

十九

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泉草石渠記。萬生石渠記。風自四山而下。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

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踈土石既崇而林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與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址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闡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

御選唐文粹

卷十六

柳宗元

石澗記

二十

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其入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

